畫學心印

鑒賞古今名蹟能辨其神氣則眞僞自分

畫學心印

卷五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甌香館畫跋　　惲格

凡觀名迹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嫡派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并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

旋羅全景方能奔赴腕下

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覯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為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網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迹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為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為體

畫中惟長卷布置爲

弱論其神氣尚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
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
爲層峯疊嶺吞雲靡霧涉目多景變幻不窮斯
爲驚絶至于城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
畧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益研深于北苑而
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横卷有三一爲瀟湘圖
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
空虛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于師

箴難

謂非天下之奇跡邪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寛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爲目山人爲余言生平所見王叔明眞跡不下廿餘本而眞跡中最奇者有三吾從秋山草堂

石谷苦心
於此中研
求探索悉
窮其奧窔
山樵已無
餘蘊

一幀悟其法于毘陵唐氏觀夏山圖會其趣最
後見關山蕭寺本洗凡目煥然神明吾窮其
變焉大諦秋山天然秀潤夏山鬱密沉古關山
圖則離披零亂飄洒盡致殆不可以徑轍求之
而王郎于是乎進矣因知向者之所爲山樵猶
在雲霧中也石谷沉思既久暇日戲彙三圖筆
意于一幀滃盪陳趨發揮新意徊翔恣肆而山
樵始無餘蘊今夏石谷自吳門來余搜行笈得

此幀驚歎欲絕石谷亦沾沾自喜有十五城不易之概置余案頭摩娑十餘日題數語歸之葢以西廬老人之矜賞而石谷尚不能割所愛矧余輩安能久假爲韞櫝玩邪庚戌五月題於靜嘯閣

春夜與虞山好友石谷書齋斟茗快談戲拈柯九思樹石石谷補竹坡共爲笑樂時丙申浴佛前二日記

點苔最難即耕煙麓臺之作均未得古人從容墜下之妙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卻似有此一片便應有此一點臂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疏看倪雲林畫當於疏處求密家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礫破四天下處余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疏處用疏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

大是妙諦

惟紛亂無法乃始神明於法自不爲法所囿

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莫作迂癡筆法會壽道人紛亂無法法亦無失

凝翁迂老盡此豪端正索解人不得

先塗抹後數幅矣乃作此小變黃一峯法神氣

迴殊亦昔人噉蔗之意也

董元宰夜山圖如此著墨破深曲處玩之如積

欲令雲氣生動也

小景八幀東園游戲翰素時所得半出率爾直

能於無筆
墨處着想
始不爲蹊
徑所拘

寫懷閒新思不全學古法廷受留置案上時一展對或與南陽宗少文風流不遠也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

此幀筆墨南田翁最擅勝場

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右小景七幀。爲東園娛閒游戲之作。或規模古製。亦間出新意。不循畦逕。無煩繪采。欲墨章水暈。自備五色。非得象外之賞者。未足與觀此畫也。

三日不搦管。則鄙吝復萌。正庚開府所謂昏昏

如此形容其妙真不可思議

非縟爛之極不能臻此境界

索索時矣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泠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孃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烟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

君子田横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厨俊及豈厭其
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
摩詰卧毘邪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
集海濵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
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摯峻在汧
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郃入牛牢立志不
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蹤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
逸庶幾得之

元人承宋人規範其變化正從刻劃中得來非有二道也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

此等處須參繹其用句用字之妙則畫道過半矣

解我胸春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也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還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亦然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惟靜者爲能造之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於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眞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即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此中微妙
耐人尋味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謞叱吸叫譹宎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於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彎直欲垂涎十日

畫理六通四闢惟妙悟人自能領會之

神明於規矩中乃能超出於規矩外

妙在平淡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美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横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天機氣韻到熟外熟時自然有此境界

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倪迂畫竹不似竹魯生下筆能破俗言畫竹當有逸氣也

董宗伯云畫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即以玩石法畫石乃得之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爲力哉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此等處須從側光索

李成范華原始作寒林東坡所謂根莖牙角幻化無窮未始相襲而乃當其處合于天造宜于人事者也無墨池研臼之功便欲追蹤上古其不爲郢匠所笑而貽賤工血指之譏者鮮矣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

意中探索得來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

元季四大家惟倪黃庶幾有此神趣耳

如此氣象自然與古

靜以求之若徒索於豪末間者離矣

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憇于閬風之上泳于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

人掉臂游行脫盡描頭畫角之習

手元氣狠籍不為先匠所拘而游法度之外矣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巇壑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悅澤神風陶鑄性器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其外粉刷其內惟見練素間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如此察寫方曲盡雪景之妙學者當細心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兢之意長林深峭澗道人烟攤入渾茫游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

領取

至理名言

令人一讀

一擊節

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颷發于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可喻于雪矣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于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淸疏一格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于所謂靜者深者

畫無筆墨痕方是元畫根柢鈍根人爲得而知之

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作畫至於無筆墨痕者化矣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王嬙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决驟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語云射較一鏃弈角一著勝人處正不在多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詞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

眞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丰姿麤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必踏蓮花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艷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於藐姑之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於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

此論南田翁眞先得我心

天眞爛漫是吾師所此意也

語極微妙

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生平所見此爲第一畫紅樹最穠麗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真無言之師因用其法

高逸一種蓋欲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眞所謂無意爲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橅仿去之愈遠

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知者道也

兩家各擅勝場自立門戶

古今畫樹當以李營邱爲第一

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巨然吳尚沉鬱黃貴蕭散兩家神趣不同而各盡其妙

余畫樹喜作高柯古榦愛其昻霄之姿含霜激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惟營邱能得此意當以瓣香奉之

寒林昔推營邱華原得古勁蒼寒之致曾見營邱雪山畫樹多作俯枝勢則劍拔弩張筆則印泥畫沙此圖師其意而少變其法似於古人畧

杜老云元氣淋漓障

有合處與知者鑒之

戊申春予渡錢唐游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皮雪榦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卷假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山翁之寫報國松也

北苑畫正峯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

猶濕惟北苑畫庶足當之

巨然畫境如此所由與北苑齊名

癡翁蕭散之妙斯可

氣韻藏于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於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日不知其所以然也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仝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之後有馬文璧也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

想其神趣也

六如蓋格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畫有逸宕之趣乃爲真士氣不必以精工見長也

不可學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雅栖復驚差可擬其象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染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床下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墟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宕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尚書墨戲全從米老脫胎非後人所能及

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村圖王石谷又稱夜山圖得烟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門頹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啞然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

平允之論諒思翁亦嘗心折

擬翁筆墨有九轉丹成之妙眞仙品也

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于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絶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子久天池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促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

右丞畫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何嘗不與泰岱泰松並傳千古耶

傷董文敏所謂烟雲供養以至于壽而仙者吾以爲黄一峯外無他人也

泰岱泰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泰換而松不換益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邪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萁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邪

情微之理探索不盡

後世畫家無郭公之小心精密而徒學其譎宕奇妙烏得不入魔道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宕奇妙至以眞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者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惰氣而强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

此中同異深識者自

汩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佻之者其形脫畧而不固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疏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相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米氏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

能解之

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口科頭箕踞之態因念皇皇鹿鹿終日駸駸馬足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上閒道如蒼蠅聲耳

趙文敏云逸筆草草乃得眞趣子久亦同此用意

元人妙處眞不可思議惟南田翁得其神趣耳

子久神情於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於不經意處作勝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甝甝覓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迂翁逸筆純乎天機非可拘節墨畦徑求也

天眞簡淡元人勝境

雲西筆意靜淨眞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絶豔離卻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論文吾以評畫

迂老幽澹之筆余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尚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

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點染穠麗俗習以供時目然傳模既久將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余凡見管夫人畫竹三四本皆清貿絕塵近從吳門見邵僧彌臨本亦畧得意趣猶有仲姬之風焉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最爲超逸駸駸乎雋仲姬而上僧彌

同能不如獨詣此即迂老過人處

高尚書畫法原本米

小巫耳。

元時名家。無不宗北苑矣。迂老崛强。故作荆關。欲。立。異。以。倣。諸。公。耳。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眞。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其能自立門戶。頡頏黃倪。蓋。得。力。于。北。苑。者。深。也。

米家畫法。至房山而始備。觀。其。墨。華。游。戲。脫。盡。

老其品詣
格四家右

南田翁寫
生眞得造
化生氣

畦徑果非時人所能夢見

昔滕昌祐常於所居多種竹石杞菊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余亦將灌花南田玩樂苔草抽毫研色以吟春風信造化之在我矣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蕃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寫生家日研弄脂粉寒花探蕊致有綺靡習氣

雲林於簡淡中包含奇趣其妙不可思議

豈若董巨長皴大點墨雨淋漓吞吐造物之爲快乎劍門樵客以此倣南田宜也

雲林畫天眞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巖萬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雲林幾失雲林矣

宋時人物衣摺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儁傑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豳風圖畧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

此中通變
妙契元微

子圖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淡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澹庵宋元册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亦妙本也劉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囬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真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後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行旅圖石谷已

烟有如許妙理俗極其致營邱翁不能獨有千古矣

橅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此景橅李營邱寒林曉烟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烟不同畫烟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烟之態也疏密掩映烟之趣也空洞沉冥烟之色也或沉或浮若聚若散烟之意也覆水如織橫山如練烟之狀也得其理者庶幾解之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既而雄雞對舞

余向藏香山翁臨倪黃小卷筆意靜逸氣味澹雅脫盡雄勁之習蓋由神奇而造乎淡矣

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跡之足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于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全為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城擕節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

天然圖畫非復人間機杼

余謂石谷畫早年爲上中年次之晚年斯

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闕一罅如可通他徑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之下各爲圖記之寫游時所見大略如此

梅花庵主學北苑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負然自拔此本所撫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容秋較異似又一變也

下矣惜傳世者多晚年之作終不免作家習氣爲可厭耳

逸品甚正可於此想其風趣也

變而至于登峯翻引荆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壞增高而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法行于荒落草率意行于欲赴未赴瑣華玉巒烟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天然圖畫惟深識者方能賞之

癡翁制勝處正非學力所能到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高林紅葉、彩翠百狀、烟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武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烟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輙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浩焉、寥焉渺焉、塵滓

雪景當代惟耕烟翁可稱登峯造極

盡矣靈變極矣一峯邪石谷邪對之將移我情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甯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于六如晞古之閒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大備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并傳循蟬麇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閶解后能使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攖驪龍而探夜光眞快事也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

石谷畫實眞無美不備可稱獨步

樹林籬落人烟樓閣水村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蕩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在吳門見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

房山渴筆皴擦非功夫到神化時不能有此境界

坡疊石爲之全用渴筆濃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細潤極荒寒石谷畧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飛泉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橅入冊中眞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

此畫中最高品也淺學焉能夢見

亦鬼神通之者邪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木相錯波濤連緜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余兩人相賞馨快可無絕絃之慨若待後世有子

叔明秋山蕭寺本眞能集古人之大成允稱獨步

寫空煙能如此造微

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噱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沉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即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氷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觀石谷寫空烟眞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

人妙直與造化同功

石谷摹倣山樵可稱無忝不孫

要眇不可知已此從眞相中盤礴而出非由于毫端不關乎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

烏目山人石谷子所製江山圖卷余從婁東寓齋耽玩累日觀其畫法全師山樵瀟湘圖遺意而石谷擬議神明通于造化凡巖嵐泉壑樹木雲烟橋梁村舍樓閣道路行旅舟楫大抵畧備變態盡于是矣至于豎華外暈游賞無窮蓋嘗

三折肱于山樵而得其靈祕要如昔人稱鍾元常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何多讓焉昔人最重渲染此卷視他本尤工筆墨之外別有一種靈氣氤氳紙上黯澹沉深若數百年物也今之操觚者如林觀此殆無下筆處亦王山人與龔子有徊知之合流連賞音故不覺墨花飛舞與龔子詩篇相映發乃山川靈氣發越太盡他日渡江而西幸善護持勿使蛟龍知此奇

此中微妙須細心參透方有入路

實

筆墨簡潔處用意最微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尤爲慘澹此惟懸解能得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眞有出藍之美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此圖即雲林淸秘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迂畫若散緩而神趣油然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橅幼霞標致可想也觀石谷山

功夫至此山樵已無餘蘊

人撫王叔明黟山長卷全法董巨觀其崇巖大嶺奔灘巨壑嵐霧杳冥深松間之叢篁烟莽掩映樓閣帶以橋梁石淙亂流近可捫酌山村籬落澗道廻紆或雲壁萬仞上不見頂或靑泥百盤下迷山麓如身在萬山中聞猿啼豹嗥松風濺瀑之聲恍若塵區之外別有一世界靈境奔會使人神襟湛然游賞無窮不出案乘閒而得淸暉澹忘之娛郤笑謝客當年鑿山開道爲多

知己睽違古今同慨

余所見宋畫縱橫雄獷者多故知董巨之

事也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干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月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歎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弊焉師長捨短觀王

不可及也

迂翁生平最自負者惟師林圖以爲非王蒙輩所能夢見諒非過自矜誇也

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師林圖爲迂翁最奇逸高澗之作予未得見也今見石谷此意不求甚似而師林緬然可思眞坐游于千載之上與迂翁別峯相見也石谷古人哉

深林積翠中置谿館爲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鬱目作五色欲墜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游于此閒擬拾青

山樵本領於此可見

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沉著之至仍歸飄渺予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于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冷趣荒荒
元人妙境

此中天趣
正難擬摸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于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紆毎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輙復擱筆

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于豪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此覺滿紙驚秋

銅檠燃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古人名蹟遲速各極其妙故善鑒者論工拙不論遲速也

畫境能如此看想可稱脫盡塵俗氣

昔黃公望畫富春山卷深自矜貴携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洒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媿于古人矣

湖中半是芙蕖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雨後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泠風行天水閒即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于游船燈火笙管

南田翁如此立論宜其無美不臻超然塵表

謳歌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游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余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觀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染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

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邪

闗仝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橅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署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余游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游篤此以志昔者

余藏王右丞雪圖長卷筆極精細魄力極雄厚展讀之下其一種寒凝凌兢之意眞能令人起粟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筆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邪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弗興龍頭未易窺見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甯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谿觀銅山雪色以道甯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白石翁藏關仝眞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夐乎尚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西谿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谿葭蘆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烟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

精誠所契
上通古人
挺筆將米
老倪黃如
在上下左
右

鳥有濠梁之樂眞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思或得之
精神寂寞之表徂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
墨華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
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翌圜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
春水初漸春氣尚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
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癡翁一生筆墨惟秋山富春雨卷爲藝林絕品

子久浮巒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秘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畧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于繁簡畦徑之閒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閒以高米凡雲林叔

讀此論凝翁富春圖之神妙仿佛於几席間遇之

明仲圭諸法畧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橅本畧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眞面目使凡塵頓盡也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

臨古人名蹟總要能洗發自已胸中靈氣方不爲匪徑所圖如徒泥形似終無入路石谷臨一圖即有一

自在最後爲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彌尤脫手之勢費東王奉常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署借粉本而洗發自已胸中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于思不失于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蹤先匠何止下眞蹟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閒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迹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

闢進境眞
國初以來
第一人也

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
無憂刼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吳冏卿昵好曾以千
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
索殘本足成恒自誇詡一峯富春眞蹟已燬惟
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
虞山王子石谷過毘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
從陽羨借周氏槪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邵

如此筆墨
貽笑大方

後一載石谷適携客歲所臨卷。與余同游陽羨。因得見周氏摹本。其筆墨眞如小兒塗雅。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眞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眞醯雞斥鷃。蠡井窺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

天下賞鑒家如竹同吳問卿之孫皆後世幾無遺跡矣可嘆可嘆

眞迹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眞迹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石

桃源圖須如此傳寫方能境界靈異脫盡塵俗蹊徑

谷渡錢唐抵富春江上嚴灘一觀癡翁眞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於無何有之鄉然後豁洞桃花通于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眞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關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

南田翁如此立論眞不愧與花傳神

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畫秋海棠不難于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于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于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圍其花青黑西王

神化之跡必神化之筆寫之方能得其眞趣

毋以食穆王今之墨桃其遺意云水墨與於唐人所以唐時最貴水墨以墨有五彩惟慧眼能辨之視塗紅抹綠絢爛爲快者不可同年語矣

趙吳興有花谿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者毋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允裘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日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

學者當細心體味方有入路

也。

洪谷子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以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徑真能知四面之意者方可與觀此圖。

壬子秋。余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為荊谿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

有超然塵外之概非筆墨蹊徑之所得而拘也

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意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如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眞意者非邪

惜園游心繪事且十年餘矣其宗尚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賞南田惲子案乘間所置吟賞大

洞悉源流言皆中肯自無歧趨之誤

都南田筆墨也。開嘗與余議論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黄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為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忘。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余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册見投，因

南田翁山水秀逸之趣爲六大家中第一其立論精妙平日之功力深邃概可想見謂嘗時以山水讓石谷恐未必然批

爲斟酌于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沉深墨采潤以烟雲根于宋以通其變導于元以致其幽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之而仰鑽先匠洞貫秘塗庶幾洗刷頹靡一變還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元人有古樹慈鴉白石翁有摹本蒼勁詩逸如蟲書鳥爪拾得遺筌非時史所知也

趙文敏筆墨高華工麗神韻靜逸爲元代之冠

趙承旨畫落花游魚圖題云溶溶綠水濃如染風送落花春幾多頭白歸來舊池館閒看魚泳自涵波延祐七年三月六日春霽溪光可人乘興作落花游魚圖就賦詩其上殊有清思耳此幀已歸廣陵王氏不復可得癸丑予客西泠往來湖濱蘋灘荻港綠隄花岸可以澡雪塵襟馳盪藻思每當風日暄和碧水澄明游魚可數輒憶文敏所圖悠然自樂因彷彿爲之并賦落花

予與其梅眞洗盡鉛華超然塵表

石谷小景最能引人入勝

戲魚之曲以當樂府田田茄下之歌云

乙卯春觀傳翁先生所藏唐解元梅花眞有楊補之遺意其自題古風超逸清宕視彼雕繪爲工者不啻天淵與梅花寒姿瘦骨相映偶在北堂對臨元人墨梅因憶六如詩句依韻和之戲題呈教聊供拊掌吟對梅花足消煩暑

烏目山人畫遠水蒼茫菼蘆釣艇出沒欅栁盡亞如聞風聲

潔菴圖以南田翁妙筆寫之可稱山盡其趣

潔菴圖爲潔菴高士唐先生畫并佐綠庭之觴潔菴先生以潔名菴名其所不能名而以發其隱約寓其深思諦視斯境一草一樹一邱一壑皆潔菴靈想之所獨闢總非人間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將以尻輪神馬御泠風以游無窮真所謂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垢粃糠綽約冰雪時俗齷齪又何能知潔菴游心之所哉

石谷子畫古松乃金陵六朝遺影枝如虬龍翠微閃拂拂疑有聲如風濤奔潄瑟瑟盈耳可聽泠然靜深又若古桐鳴而萬壑寂也

已造元人妙境

此幅在東皋池上醉後塗抹殘荷離披蘆草交橫畧得寒汀寂寞之致

此中異同惟深識者方能辨之

亂石鳴泉倣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點相似而又有閒矣如海裂井斷不可淆俟明眼者辨取

逸品之畫最難得其神趣

徐幼文筆致秀聳有逸趣在雲西丹邱之間石谷擬議神明直是後來居上

江上居士向於商邱宋氏見荆溪清逸圖眞得蕭疎遠淡之趣予曾見其臨本偶爾握管未必有稍分應處也

石谷畫出宋入元筆思渾古觀其畫山渲染壘法沈厚卽此可見獅王搏象之全力也

凡畫花卉須極生動之致向背敧正烘日迎風

毛理各詩
一空障障

挹露各盡其變但覺淸芬拂拂從紙閒寫出乃佳耳

今秋無月惟九月十四夜千里無纖雲最爲皎潔與石谷子對月吟賞甚相娛樂覺此時玉峯園池爲吾所獨有友公買山而隱笑爲多事坡翁云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眞名語也

徐熙畫花畧施丹粉而意態自足此意非時俗所可知也

此圖境界以南田翁秀逸之筆寫之自然引人入勝

壬子秋予在荆溪時山雨初霽谿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谿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烟將升萬影既寂衆籟俱作于此流連令人思致清岩正不必西谿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

澹淡二字爲雲林獨

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予寤寐羹牆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所橅殆如一峯再來也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氣惟於迂也無閒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與雲林方駕尙不免于縱横故知胸次習氣未盡其于幽澹兩言覩面

絶之詣凝翁尙不免縱橫況石田乎

精微之理曲中人情

千里江上翁抗情絶俗有雲林之風與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興至拈毫輒與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畫習可以睨凝翁傲白石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作家畫貴有士氣士大夫畫貴無作氣作家無作氣固難士大夫秀其本色然恐人以規矩繩之殭爲枯雄徤舉不知已入作氣而時俗輒以

此中神妙惟深識者方能賞之本非俗人所能領會也

賞鑒之難古今同概

爲工不落畦徑不束古法全遺形似爛然天眞翻以爲拙如文敏此冊是巳文敏所不可及正在時俗所謂拙處乃見其眞非眞拙也時俗謂之拙耳余曾從石谷行笈中借觀因携至荆溪往返閱月欲求一具眼者了不可得與江上御史嘆息久之此冊余於同治戊辰年得於大梁宋氏今藏於齋中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岕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

神化之境惟南田翁得此眞趣

天然神趣正非學力所能到

澹忘之表深秋泡館晝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眞人化蝶時也

墨菊畧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

唐解元墨花游戲如虢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耶

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閟閣意不爲高巖大壑

畫境如此其發萃英乎

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淸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蕭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眞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愜于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吾友有雲林喬柯修竹大幀余家藏高士小山竹樹小景兩圖皆雲林妙本冬夜在鳴老梅花樓戲用兩圖筆意爲此似有一種天趣飛翔恨

此中神妙
最難傳寫

不令迂老見我也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濶林莽
蕭森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
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
方壺烟雨景
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
苑畫止家藏半幅即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

董文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

乙卯余客湖濱綠隄花岸蒲灘荻港于此流連

戲作斯圖畧得宋人劉寀遺法

畫學心印卷五

男鳳墀
姪鳳璪仝校字